

冲破“金狮”号的迷雾

WUJIAO

五角丛书

· 文学 · 艺术 · 生活 · 体育 · 娱乐 ·

■ 这是法制文学的荟萃之作

《冲破“金狮”号的迷雾》：海关缉私人员拨开重重迷雾，识别出盗窃文物的海外冒险家的真面目。

《第一百零八号塑像》：一个被情人抛弃的人，成了连连谋杀女性的报复狂，凶手竟是警察探长。

《黄毛猿报案》：三界山区黄毛猿拦车报案，引出一个为主报仇的传奇故事。

《桃花峪》：小子乔装女人员怀疑，顺了潜伏特务。

47.7
38

七出版社





五角丛书

冲破 “金狮”号的迷雾

盛新阳 等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谢泉铭

封面设计：陆震伟

冲破“金狮”号的迷雾

盛新阳 等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 字数 93,000

1986 年 6 月第 1 版 198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6,000 册

书 号：10077·3065

定 价：0.50 元

目 录

冲破“金狮”号的迷雾·····	盛新阳(1)
桃花峪·····	黄浦生(31)
第一百零八个塑像·····	文 达(64)
黄毛猿报案·····	刘立中(95)

冲破“金狮”号的迷雾

盛新阳

凡是异乎寻常的事物，一般都不是什么阻碍，反而是一种线索。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能够用推理的方法，一层层地回溯推理。

——A·柯南道尔《血字的研究》



猎手们已经出动，搜寻正在秘密进行。

这围猎的场地不在莽莽草原、密密森林，而是设在中国扬子江入海口的S市——确切些说，是在横贯S市的那条W江上，江面虽然不宽，但有十里之长。江面上，波光粼粼，船来驳往，一派繁忙景象。

狩猎的目标是一件宋代钧窑瓷瓶。

你可能还不大细知钧瓷。你见过高山飞瀑的壮景吗？特别是清晨，当冉冉红日映在飞流直下的瀑布之上时，那是怎样的流金溢彩啊！在一件钧瓷珠柔玉润的釉质上，不用丹青高手的精心绘制，却能见到这样神奇的画面，感受到大自然生命的萌动，该是多么珍贵呵！

据史载，钧瓷在我国宋代时便风靡天下了。一件名贵

的钧瓷，不仅造型端庄典雅，而且色彩斑斓富丽。“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它，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闪烁着文明古国的光华。传说宋徽宗封钧窑为御用窑，历代宫廷奉钧瓷为传世珍宝！“黄金有价钧无价”，“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一件钧瓷精品流传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就更是身价百倍了。

眼下，有一名来自海外的冒险家，把一件宋代钧瓷的精品带上了一艘外轮。S市海关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一条内容并不具体的线索，在W江上撒开了罗网。

哪里去查？停泊在港内的外轮有几十艘，每艘船有几十名船员，船员上上下下有成百上千人次……大海捞针啊。

一连查了三天，狩猎的范围逐渐缩小，疑点集中到几艘在香港登记注册的货轮上，但是要从中打开破案的缺口，谈何容易！

海关缉查处的电话听筒，一次又一次地被老处长钟德成提起，又一次接一次地被轻轻地搁下了！

他捋了下满头银发，凭窗眺望着风平浪静的W江，缓缓地点燃了一支烟。烟雾中，他仿佛看到香港古董拍卖市场上，古董商正举起那只缠着红色绸带的精美瓷瓶，眉飞色舞地滔滔不绝着……

他闭上了眼睛，使劲挥着手驱赶着烟雾。

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

是“金狮”号的执勤关员打来的电话，说是刚才查到一只走私麝香，可钧瓷仍无消息。钟德成听完，脸色冷峻地挂上了电话听筒。

“宋代钧瓷”四个大字，象一块沉重的磨盘，在他的心上碾动着，一圈又一圈……

1. 爆炸性新闻

8月14日的黎明时分。“金狮”号外轮。

船桥楼底层的餐厅里，烟雾弥漫着。六七个船员又象往常那样，围聚在一张大餐桌旁，一边喝着浓醇的奶茶，嚼着三明治，一边聊起了各自的所见所闻。不知怎么，大家的话题忽然集中到“海关”上来了。

“昨天傍晚，三侔阿坤回船时很不高兴，据说被海关找上了麻烦……”

“是啊，恐怕又是为了走私案子吧。”

“……”

“……”

忽然，一声低沉的吼叫压住了所有的议论：“他娘的，海关不要脸！”

大家的视线不约而同地盯住了临窗的座位上。那里坐着一个中年汉子，约莫三十五六岁，一张国字脸棱角分明，模样给人以一种粗犷爽直之感。他就是三侔林炳坤。

“……哪家报馆要是知道了，肯定抢头版！标题也是现成的——‘中国海关夜半行窃，香港船员有根有据’……”他唾沫四溅着。

“啊，真的吗？”

“阿坤，吹这种‘大炮’，你脑袋长几个？”

一瞬间，举桌哗然。

大家知道，“金狮”号每次来中国，凡是登轮执勤的海关关员既没有向船员敲诈勒索，也没有在船上偷鸡摸狗。这种丑闻压根儿没有听说过。眼下，林炳坤不是明摆着炮制耸人听闻的消息来无事生非么？！

“我阿坤亲眼目睹，有半句是‘吹’的，我这颗脑袋……”他用手砍了两下自己的脖颈。

“算了吧，别诅咒了。既然你是亲眼目睹，那为什么不把这家伙抓到这儿来呢？”二侔朱思根，一个满头鬈发的中年人截住了他的话。

“是呀，当我们是三岁吃奶的，哈哈……”四侔陈天宝附和着大笑了。

嗡嗡嗡，嚶嚶嚶，还有随之而起的一声尖脆的唏嘘，如同甲板下的哗哗潮水那般，很快就淹没了林炳坤的话音。

“咚”的一声，林炳坤狠狠捶了下桌面！他涨红了脸，显然被这一阵奚落给激怒了。然而他一时竟无言以对。

这时，邻座的一位壮年人——大侔，也就是轮机长傅良贵开腔了：“吵什么？大家先静下来让阿坤讲嘛，等会儿再议论也不迟。”

终于，满座寂然了。

林炳坤捋了下油亮的港式长发，啜饮了一口奶茶，接着扬起那张难以抑制激愤的脸来：

“昨晚，我有点不舒服，头痛。我向大侔请了假，没去机舱当班。在房间里，喝了两杯威士忌，算是以酒解闷吧。娘的，傍晚，我仅仅带一只小小的麝香上船，偏偏撞在海关的‘枪口’上，没收之后，还他娘的被教训了一顿！晦气，不谈不谈了……喝酒后，我有点神魂颠倒，索性洗澡，关门上床。大概十一点多，阿敏来找过我……”

“阿敏？她这么晚来找你……嘻嘻。”四侔陈天宝弦外有音地笑了起来。

这个“阿敏”，大家都知道是管事部当侍应生的张慧敏。二十六岁，长得虽不是很美，但细看倒也有几分秀气。白嫩的皮肤，搭配得颇有分寸的五官，再加上她画眉点唇之类的日常修饰后，自然增添了不少女性的魅力。最近，听说她正和阿坤热恋着。不知怎么，在仿佛是一座漂泊的庙宇里生活的船员们，对男女之间的秘闻一直是特别敏感的。因而此刻，大家以一种望梅解渴的心情，等他透露几句有关他俩

的罗曼隐事。

可是林炳坤眼珠打了个转，嚙了下嘴唇，咽了口唾沫，说：“就为了那只麝香的事。她劝了我几句，一会儿就走了。我呢，随后就关灭了吊灯，借着床头的壁灯，从枕头边翻出一本《倚天屠龙记》侠客书，看了没几张就迷迷糊糊地合拢了眼皮。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忽然被一阵奇怪的响声惊醒了。好象有人在拉我的书桌抽屉！睁开眼睛一看，啊——一个高大的黑影，在我的身边晃了一晃。可惜我看得并不清楚，因为壁灯的亮度有限，而且又是隔着一层尼龙帐帘，所以只是朦朦胧胧看见个大概的轮廓。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顿时抓住了我的心！‘谁？’我鼓足勇气叫了一声，这话一出口，我就后悔自己太沉不住气了。紧接着听到‘哐当’一声，抽屉掉在地上下。

“我酒醉也完全吓醒了，一骨碌翻身起来。想不到那家伙比老鼠还灵，转身就往门外逃去。我跳下床扑了个空，马上向门外追。本来，凭我这两条快腿，抓个把小偷那还不是裤筒里抓那个玩意儿！可是昨晚，酒已灌了一肚，踩在地上就象是踏在棉花胎上那样，再说心急慌乱中也顾不得什么了，‘蹬’，一脚踢在该死的门槛上，痛得我差点起不来，等我咬着牙直起身来，再跨出房门，已经晚了！只见在走廊尽头，一个浑身淡衣服、还戴着一顶同样颜色大檐帽的家伙，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闪了一闪，忽然不见了……”

“后来呢？”“快说呀，阿坤……”

林炳坤顺手又将奶茶朝桌上倒了一小摊，用手指蘸了蘸，往桌上划出一横：“喏，这是通左右两舷的走廊。”继而在横当中向下一竖一勾。桌面上出现一个偌大的“丁”字。

“……从我房间追出去，也就是这‘丁’字的底部一直到这儿，前后左右一看，活见鬼。那家伙失踪了……”

“我看你真的是活见鬼了吧！”半晌没作声的二侬朱思根，津津有味地咀嚼着一块三明治。

接着，林炳坤又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不速之客失踪以后，他在返回卧室途中找到那个贼丢下的一叠港币，足足有一万多元，以及门锁、钥匙之类的等等细节，讲得有枝有蔓，绘声绘色……

嗡嗡嗡，嚶嚶嚶。大家开始议论了。有的讲昨晚在“金狮”号上执勤的海关关员的确是位高个子，大概一米八十左右；也有人责怪林炳坤为何不把大家叫醒，当场查他个水落石出；还有人商量着这事要不要张扬，……

二侉朱思根不相信：“阿坤，你能肯定是海关作案吗？”

“当然可以肯定。船上除了船员，就是边防和海关执勤的，瞧他那副打扮，不是海关是谁？！”

“就算是海关吧。海关是有权检查船员房间的，你是不是船员？能不能让他检查？”大侉傅良贵吐出一口烟雾，“人家要是这样问你，你说什么？”

“好哇，叫大家评评看。半夜三更的，哪有这种偷偷摸摸的检查法？娘的，到联合国去他也吓不住我！”

“我劝你还是冷静些。”傅良贵拍了拍林炳坤的肩膀：“老弟，你没听说么，‘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你瞎嚷嚷又有屁用？弄得不好，有人说你是无中生有、诬陷海关，还不是你兜着？！”

“兜？！”林炳坤象个着了捻的爆竹，“好哇，为了一只麝香，搞得我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象人，偷我一万多港币还想堵我嘴巴么？兜，他裤裆里有屎有尿，难道还要我来帮他兜尿布？！”

“轰”的一声，餐厅里顿时爆发出一片讪笑声。突然，这笑声象刹车似的，一下子停住了。只见餐厅门口出现了“金狮”号的老船长。

2. 无题的谜面

象是有一条很长却又无形的导火线被迅速地烧尽了，好几天没有睡过囫囵觉的钟德成一下子感到头脑被炸裂了开来！

宋代钧瓷走私案还没有着落，现在又冒出这么一桩闻所未闻的夜窃案。他的心被揪紧了！

他又点燃了一支烟，反剪着手踱起了步。最后，拎起电话筒拨了一串号码……

片刻之后，缉查处办公室外响起了敲门声。

“进来。”

一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映现在钟德成的眼中。他，一头浓密的硬发、宽硕的前额下，有一双深嵌在剑眉下的炯目，显得强悍精干。

“啊，你来了。小韩，坐坐。”钟德成指了指对面的长沙发，“啃掉一个汽车走私大案，把你给累坏了吧。冲杯浓茶提提神怎么样？”

“不用不用。睡过四小时，够了。”缉私员韩亮抹了抹额角的热汗。

“你可能清楚，如果情况不特殊，现在是不会找你来的。”钟德成从抽屉里取出了龙井茶。

“哦，”韩亮揉了揉微布血丝的眼睛，嗓音有点发涩，“说吧，什么事情？”

“你认识刘大年吗？”

“当然认识。他和我是七年前同一天进海关报到的。”

“今天早晨，也就是一小时以前，‘金狮’号老船长向我们交涉，说轮机部的香港船员林炳坤，指控刘大年昨晚偷东西。关于案情，现在掌握的只是初步情况……”

韩亮倒抽了一口冷气。平素耳濡目染中，刘大年一直

是好学上进、廉洁奉公的典型。半年前，海关大楼光荣廊里出现了他那英俊潇洒的留影。这还不算，前几天又有一张批准他为预备党员的大红纸。这可能吗？

钟德成把一杯热茶递给了韩亮，一边继续作着案情介绍……

韩亮对着滚烫的茶水吹了两口气，同时不易察觉地摇了摇头。良久，他才抬起了迷惘的眼睛：“刘大年现在在哪儿？”

“还在‘金狮’号上。是我的临时决定，由李光明陪着他。”钟德成腮巴骨上的肉棱子忽隐忽现着，“假如确有其事，他刘大年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几天，我们哪个人不是废寝忘食，那个宋代瓷瓶费了我们多少精力！……”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关领导要我们在‘金狮号’开航之前无论如何解决这个案子。也就是说，限期最多只有两天！”钟德成一字一锤地，“这是一艘来自东南亚的船舶，问题恐怕并不简单。本来我不想打搅你的休息，可是现在还是硬着头皮决定下来了，让你去‘金狮’号！”

“是！”韩亮刷地一个立正，响亮地应道。

“另外再配个助手，你看谁合适？”

“不用再派了，就让李光明留在船上吧。”

“好。还有件事你也得注意一下。”

“什么？”

“宋代钧窑瓷瓶，记住，这艘船是我们的重点嫌疑对象。”

“明白！”

“金狮”号 船桥楼的第二层上，有一间八九平方米的“SPEAR CABIN(备用房间)”。船舶航行时，它是空关着的；而一到靠岸时，便是船方免费提供给官方登轮机构充

作办公兼休息的场所。眼下，门口新贴了一张纸：“海关用房”。

斗室里，正坐着两个身穿海关制服的年轻人。一位圆脸的中等个儿，叫李光明，眉宇间显得虎虎有神；另一位四方脸的高个儿，便是刘大年。

此刻，刘大年丝毫没有惊惶失措，他托着腮巴，吸着一支烟，微蹙着眉头写着一份情况陈述。

“真是莫名其妙！”刘大年暗自说道。

韩亮一下摩托车，就健步登上了“金狮”号的舷梯。这当儿，一位边防检查站的执勤战士正在右舷舱门外的走廊上彳亍地来回踱着步。

韩亮上前一照面：“哈，小马。”

“喔哟，韩亮。什么风把你吹来啦？”

“当然是夏天的风啰。咳，怎么样，船上有什么新的风向？”韩亮有力地握住小马的手。

“你来得正好。‘金狮’号现在是满船风雨，都在议论着一起神秘的偷窃案件。”

“呃，你全都知道啦？”

“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因为我不便于多问。不过，我倒可以向你提供些情况，……”小马把韩亮拉到一边，悄悄说了两件事。这一，凌晨一点钟，右舷的舱门突然打开，出来个中年人，上身赤膊，穿条短裤衩。东张西望了一阵，还问小马见过有谁出了走廊没有；这二，这中年人就是昨天傍晚被海关没收了一只麝香的三伴林炳坤。

“噢，林炳坤傍晚时分走私一只麝香；凌晨一点钟又奔出右舷舱门急于找什么人。”韩亮若有所思地瞅着右舷的那扇舱门。

李光明把一份《情况陈述》递给了韩亮。那上面工工整

整地写着——

关于“金狮”号 8 月 14 日凌晨发生的案件，我确实无从获悉。因为子夜以后，我已经在海关用房里休息了，直到 5 点左右我继续执勤。今天早晨，我路过轮机部船员餐厅时，才发觉船员们好象都在议论着什么，我一走进餐厅，只见三侔林炳坤对我明显怀着敌意，嘴里还指桑骂槐。估计他可能因为昨晚被我查获一只麝香而耿耿于怀。直到李光明同志赶来紧急通知我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是“夜窃案”的嫌疑者……

下面的话，全是关于正确对待这件事的内容。

韩亮的视线从纸面上慢慢移到了面前的刘大年身上，身材魁梧的刘大年站了起来，似乎在等待着韩亮的问话。

气氛还是绷得紧紧的。

“小刘，”空气缓和了些，“你在这艘船上工作几天了？”

“昨天刚来。”

“还发觉什么没有？比如，船员之间的。”

“要说发觉，可能只有这么一件事。”刘大年从挂在墙上的工作挎包里取出一个“胖”信封，“这是我从林炳坤带上船的物品袋中查到的一只麝香，还有一份情况笔录、一份扣单副联。”

韩亮接过信封，从中取出一只黑黝黝的“小毛球”，一股奇异的气味扑鼻而来。是只麝香！

情况笔录上写得很简单：

8 月 13 日晚 7:18，“金狮”号三侔林炳坤在返轮时，将一只麝香藏匿于物品袋中，被当场查获。据林称：这是他一位上海朋友给他的。根据海关

有关麝香禁止出口的规定，现予查扣。

刘大年 8 月 13 日

“……基本上就这些。”刘大年说。

“好。”韩亮瞥了一眼刘大年。

一旁，半晌没吭声的李光明特别敏感地盯视着刘大年：事情还没查实，你这个“贼”名还没有理由可以开释呢。

可是韩亮却琢磨着：林炳坤指控刘大年，难道是出于这只麝香？要是那样，这起“夜窃案”就可能是“所谓的”了。不过，边防战士小马所说的“凌晨一点钟从右舷舱门里出来的那个林炳坤”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3. 若明若暗中

大侉傅良贵十分好客，一见海关来人调查，便笑吟吟地招呼着：“来来，请进，请进。”说罢，将韩亮和李光明引进了他的卧室。他又忙着端椅让座、递烟沏茶。韩亮和李光明碰到这类殷勤招待也不是第一回了，于是寒暄了几句，便大大方方就座。

“……发生了这么一桩事情，无论是我们船员，还是海关，我想总不能说是件愉快事吧。当然，现在只是传说而已，我也没证据可以提供。不过，据我看来……”傅良贵思忖了片刻，“林炳坤这个人脾气也不好，遇到倒霉事情就容易跳。也许是因为被贵关查到一只麝香，心里对贵关有疙瘩，说不准会编造些什么来泄泄私愤。但是，如果讲没这件事吧，我看也值得打个问号。因为，我刚刚才想起一个可疑的迹象。喏，我昨晚临睡前明明关上的门，怎么一早起来竟发现是虚掩着呢？估计我这间卧室也保不住，说不定昨晚的那个贼偷的不止一个林炳坤的钱。假如这也是条线索，我

想也许能供你们参考参考……”

什么？韩亮和李光明不禁为之一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真是波谲云诡！他俩默默地记下了这些话，还想继续谈下去，但这时有人来找大侏，这场调查不得不就此暂告中断。

告辞了傅良贵，韩亮寻思起来：难道真是三侏林炳坤为了一只麝香而报复海关吗？看来不象。因为大侏还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兴许是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企图……可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韩亮和李光明悄声商量着。但一时无法找到一道可以探清秘密的罅缝。好象在一条黑暗的道路上行走，一切的一切都隐没在黑暗之中。

“笃、笃、笃。”随着一阵彬彬有礼的叩门声，三侏的卧室被打开了，同时，露出一张愕然的国字脸来。不消说，他就是林炳坤了。

“究竟我犯了什么法，缠个没完没了的！自己的屁股还没揩清，倒来我这儿道貌岸然查私货……告诉你们，我是个穷光蛋，白天找碴子，晚上偷东西的这套捞钱本领我还没学会！”

这番话硬邦邦、火辣辣，韩亮和李光明闹了个倒憋气。他俩的太阳穴遽然剧跳起来。

沉着，镇静！韩亮强捺住性子，淡淡一笑：“如果我们没找错人的话，我想林先生还是能心平气和地配合我们一齐把这盗窃案子搞清楚的！这样，对双方都有利。”

话音虽不高，但字字有力度，这就使得林炳坤不得不收敛了一点怒容。他又定神打量了一下面前和颜悦色的两位来客，语气稍稍缓和了些，但余怒并未完全平息：“事情是出在谁身上，还用得着问我吗？”

“林先生，还是让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吧。”

“……当时，我追到这条‘丁’字形走廊的交界处，四面一看没人。于是我就往左拐弯，左边的舱门是上着一把大铁锁的，那人肯定出不去；我又向右拐弯出了右舷舱门，见门外有个边防检查官，一问，没人从里面出来。我只好打‘回票’，这家伙逃哪里去了呢？除了左、右两个舷舱门出口，看来只有轮机部船员的大餐厅可以暂时躲一躲了，因为这扇门是日夜不锁的，而且恰好在这个‘丁’字形走廊的中心位置，离那家伙失踪的地点也不远，于是，我蹑手蹑脚地推门进去，上上下下搜了一遍，鬼影也没看见！抬头一看墙上的挂钟，刚好是凌晨一点……

“真是活见鬼了！我走出了餐厅，心里犹豫着，要不要找别人帮我查查看呢？餐厅的两边——靠左舷的那间卧室里，住着大侉；靠右舷的那间卧室里，住着五侉。我先是走到五侉房门口，见门外挂着块牌子：ON DUTY(当班)。我一想，五侉阿龙一定在机舱里，因为我请假，总得有人顶吧。我又到大侉房门口，刚想敲门，抬起的手又放下了。凌晨一点了，他又是我的上司，把他的好梦惊醒好不好呢？……

“在返回卧室的时候，我又发现离我房门不远的地上有一摊花纸头，上前拾起一数，共一万多元港币。显然是那个家伙不得已才扔下的。接着，我回到卧室，怪了，天花板上的吊灯也开不亮了。除了这个情况外，我又发觉门锁上插着一把旧钥匙……”

韩亮和李光明吸着烟，全神贯注地听着。直到林炳坤自己收住话匣，韩亮才问道：“那个房门锁眼上插着的旧钥匙，是你的吗？”

“不是。”

“能肯定吗？”

“我反复想过了。可以肯定。”

“那么请问，你自己的房门钥匙是不是有谁借用过？”